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詳說卷一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通政使司副使臣英瞻茱覆勘

謄録監生臣徐元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讀易詳說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讀易詳說十卷宋李光撰光字泰發上虞人崇寧五年進士官至參知政事謚莊簡事迹具宋史本傳光為劉安世門人學有師法紹興庚申以論和議忤秦檜謫嶺南自號讀易老人因攄其所得以作是書故于

當世之治亂一身之進退觀象玩詞恒三致意如解坤之六四云大臣以道事君苟君有失德而不能諫朝有闕政而不能言則是冒寵竊位豈聖人垂訓之義哉故文言以括囊為賢人隱之時而大臣不可引此以自解又解否之初六云小人退黜之時往往疾視其上君子則窮通皆樂未嘗一日忘其君解蠱之初六云天下蠱壞非得善繼之子堪任大

事曷足以振起之宣王承幽之亂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卒成中興之功可為有子矣故考可以無咎然則中興之業難以盡付之大臣蠱卦特稱父子者以此其因事抒忠依經立義大旨往往類此史載其紹興中奏疏云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為限制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宫闕保江淅未聞專主避敵如今日也其退而

著書蓋猶此志矣光嘗作胡銓易觧序曰易之為書凡以明人事學者泥于象數易幾為無用之書邦衡說易真可與論天人之際又曰自昔遷貶之士率多怨懟感憤邦衡流落瘴鄉而玩意三畫可謂困而不失其所亨非聞道者能之乎其序雖為銓作實則自明其著述之旨也書中于卦爻之詞皆即君臣立言證以史事或不免間有牽合然聖人作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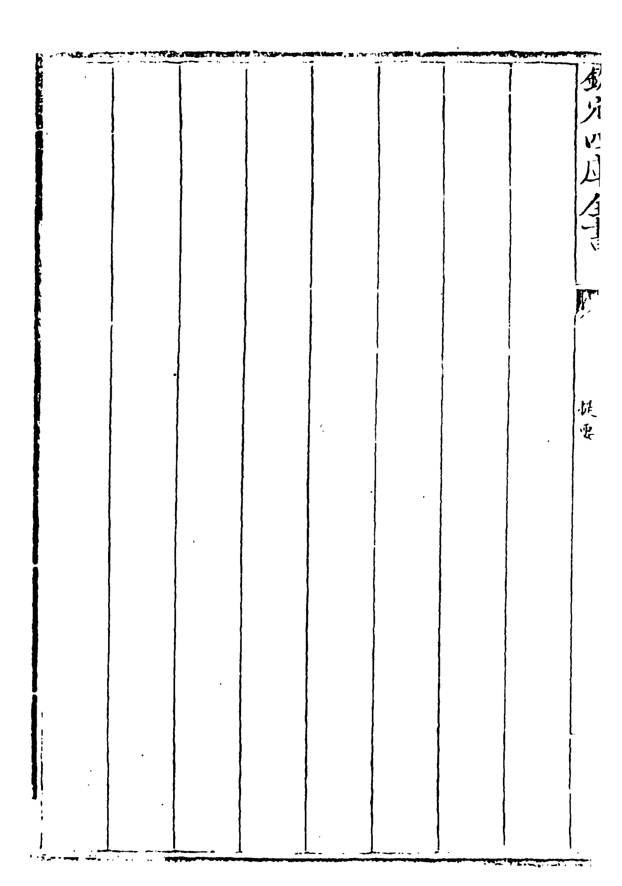
以垂訓將使天下萬世無不知所從違非徒使上智數人矜談妙悟如佛家之傳心印道家之授丹訣自好異者推闡性命鈎稽奇偶其言愈精愈妙而于聖人立教牖民之旨愈南轅而北轍轉不若光作是書切實近理為有益于學者矣自明以來久無傳本朱彝尊經義考亦云未見茲從永樂大典薈萃成編原鈌豫隨旡妄睽蹇中孚七卦及晉卦六三

以下其復與大畜二卦永樂大典本不缺而所載光解復卦缺後四爻大畜則一字不存繫辭傳以下亦無解其為原本如是或傳寫佚脫均不可知姑仍其舊其書宋史作易傳諸家書目或作讀易老人解說或作讀易詳說殊不畫一而十卷之數則並同殆一書而異名也今從永樂大典題為讀易詳說仍析為十卷存其舊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易詳說卷一

宋 李光 撰

上經 乾至蒙

䷀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乾天也以廣大无所不包謂之天以剛健運行不息謂之乾乾純陽之卦人君之象也夫以區域之大非有以主宰之則强弱相陵衆寡相并高下相傾紛紛

者何時而已邪聖人作易之意首立乾坤兩卦以明君臣之大分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髙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如天地之不可易也有一言以盡乾之功用者健而已執大象以御神器非天下之至健孰克勝任故以象人君之德賞罰威福之柄利害生殺之權皆自我出而不移于臣下則乾綱立矣元亨利貞乾之四徳猶四時之運施之于人則仁義禮智而信行乎其中矣天之道一嘘為春夏

而物以生長一吸為秋冬而物以肅殺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故體乾之元足以長人亨者嘉之會也故體乾之亨足以合禮利者義之和也故體乾之利足以和義貞者事之幹也故體乾之貞足以幹事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之德析而為四則元也亨也利也貞也各主一時之事也合而為二則元亨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萬物而亨之利者情也貞者静而正静而正則性也六爻發揮

旁通為情則情者性之動也以發揮為情則剛健中正純粹精為性可知矣彖言大哉乾元終之以萬國咸寧文言稱大哉乾乎終之以天下平文王之言本之乾元孔子之言本之聖人聖人體天以立徳帝王之道以剛健中正純粹精為體以變化隨時施澤利物為用言各有所主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者餘卦皆指名所利如坤利牝馬之貞屯利建侯之類是也乾道无所不利故不言所利以見

乾道之大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者乘此六爻之時則可以御造物之大權而出乎造物之外矣雲行雨施天下平者德澤旁流如雲行雨施物各適其平天下孰有泮渙者乎此反復以盡乾德之妙也乾道至此孰知乾之為聖人聖人之為乾乎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道大矣惟元亨利貞四者足以盡之乾以一元之氣生養萬物物物莫不稟氣於元天何為哉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雲行雨施然後蟄者以奮甲者以拆草木鳥獸流動分形形質呈露矣此釋乾之所謂元亨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者聖人體元亨之德運用造化以成位乎其中也天之道有終有始四時之代謝六子之運動循環无窮聖人大明乎終始之運

故卦之六爻以時而成潛見飛躍不失其幾然後可以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釋乾之所謂利貞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物有囙形而移易者亦有自有而入无自无而入有者此乾道變化之妙故物各得正其性命以保合太和也與生俱生者性也命則所稟受于天者保謂存之而不亡合謂聚之而不散保之合之不失其太和故能利且貞也乾備此四德以統御羣形而為萬

物之宗聖王體乾之四德以臨制海内而為庶邦之長乾與聖人各盡其剛健之德同功而異用所以俱為域中之大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易无非象乾坤至大之物不可形容故但言其用而已至健者乾之用也自彊不息者君子取法于乾也天所以歴萬古而无敵者以息息不停運而无迹也君子體之以進徳修業如成湯之昧爽丕顯坐以待

旦文王日昃不暇食固足以繼天道矣盖處尊崇富貴之地內有淫聲美色之蠱外有臺池苑囿之觀自非以道制欲未有不荒怠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非體本剛健安能无作輟者乎夫子于彖辭之外别以八卦錯綜取義謂之大象惟乾坤坎離震兌艮巽八純卦无互體合體卦變之異故坎曰洊至離曰明兩震曰洊雷兌曰麗澤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各取一物以為象而乾坤至大之物又異乎六子故但

云天行健地勢坤而已此无象之象衆象之所宗也

初九潛龍勿用

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龍之為物變化不測因時而飛潛故能全其神聖人涉世消息盈虛觀時而進退故能合于道乾體純陽方皐險在上則退遁而潛伏乾之初九一陽之氣方伏而未動于卦為復乃神龍蟄藏之時猶聖賢君子當小人道長則以儉德避難消聲滅迹惟恐入林之

不深况可求用于世而榮以禄哉象言陽在下者陽伏而在下是陰方為主之時文言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盖有龍德而潛隱則當不易乎世者不為時世所易也不成乎名者不為名高之所累也遯世无悶者身否而心亨也不見是而无悶者舉世非之而不見沮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者能順乎消息之理而不

為萬物之所移也又曰潛龍勿用下也龍之潛隱非得已也時尚未可而不强行故伏而在下也又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一陽之氣方潛藏于九淵之下是其時之未可有為也又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聖人觀時為隱顯雖有成德形于可見之行方時也否故隱而未見非終不見也君子以成德為行行而未成非卒不成也聖人豈真无意于世哉時

未可用故也聖人用時而不用于時故不先時而動亦不後時而縮也其潛而勿用也待時而已弗用者非為時之所棄也聖人當斯時而弗之用也則用在我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象曰見龍在田徳施普也

乾之六爻无人臣之位聖人秉六爻以御天升降上下因時而飛潛當初九陰長之時不得不潛九五陽

盛之時不得不飛豈有二哉九二犀隂退𢡟出潛離隐居中漸大是聖人將有爲有行之時利澤可以及物矣象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田者農所與作以養利萬物者也聖人居及物之地可以施恩澤于天下如田疇之利其施普矣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餘卦皆以二爲臣位乾之六龍皆君德也故九二以龍德而處正中

之位與五雖非相應而或飛或見各因其時庸者中之用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所以修胸中之誠發而為言行者无非中庸也此聖人居正中之地而能履正中之德者有此功德足以善世未嘗自伐故其德溥博而能化治至于能化則雖頑獷者无不服從矣又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君德也九二一爻稱龍德者一稱君德者

二聖人深著其非人臣之位能進德修業則可漸躋乎大君之道也聚者儲蓄其見聞也辨者辨析其義理也寬者不狹其所居也行者非獨善其身也利見大人者非獨利見九五之大人能以利澤及物則天下皆利見之矣豈特二五自相求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象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乾之六爻皆龍也三獨稱君子以得人位之正不待

象而明當二卦之際處重剛之中上下皆乾故曰乾乾以九居三至健也稍進則登乎君位矣禍福存亡之幾間不容髮聖人處此時也則憂勞畏慎不敢自暇自逸故象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三居下卦之極上卦之下終始之際終則有始天行也反復皆不離乎道君子體此剛健之德自强不息雖宴息休暇安身之時惕然有臨深履薄之危敬慎如此故得无咎也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

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聖人處危疑之時非孔子反復其辭安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為進德修業乎忠信者進德之階也修辭立誠者居業之具也至與終皆謂三也知至而能至之則居下卦之上而不失其幾知終而能終之則處上卦之下而不廢其義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因時而惕雖危无

咎也又曰終日乾乾行事者乾以剛健之道進而行事非潛隱之時也又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者乾生于子統三男而長子用事雖欲退遁不可得也故知終日乾乾者與時而偕行也又曰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三處重剛不中之位又以陽居陽高亢之甚已過九二之中庸故下不在田未登九五之大位故上不在天當斯時也欲進則有逼上之嫌欲退則有失位之懼故

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聖人慮患之意纖悉周盡如此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九四雖以陽剛處陰爻然已在下卦之上有進而已淵者神龍所居物所不能害也在淵而能躍則升降變化舉皆在我孰能制之故不如九三之危直曰无咎也四為陰位有淵之象與五同體有躍之象勢既

至此雖欲退就安全之地不可得也故象曰進无咎也湯伐桀升自陑武王師逾孟津斯其時乎文言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四位升于外履重剛之險居不中之地一上一下疑于為邪一進一退疑于離羣聖人方進德修業欲乘可為之時時不可失故上下進退使人莫得而測也又曰自試者此舜之歷試諸艱也曰乾道乃革者四近九五之位與上同體此

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也又曰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此正聖人危疑之時故曰或躍或者疑之也居危疑之地能以道消息而卒不為人所疑故得无咎也乾至九四舜禹居攝之時也孔子于此反覆周慎如此不然其能免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九五以剛健履正中之位變化不測故曰飛龍在天

者位乎天德升乎天位也當草昧雲擾之時則天地閉而賢人隠有聖人出豪傑智謀翕然響應天下莫不利見之也有堯舜之君則有臯夔稷契之臣有湯武之師則有伊尹太公之佐故二五兩爻皆曰利見大人以見上下之相須也故彖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造者至也聲氣之同不約而會故曰造也張良韓信之從漢王耿弇鄧禹之從光武房玄齡杜如晦之輔唐太宗皆心德之同如水火之就燥濕風雲之從

龍虎故文言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蓋君子則有君子之類小人則有小人之類資適相逢故邪臣不能事明君暗主不能容正士上有九五中正之君則下有九二剛直之臣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一時詎不然哉又曰飛龍在天上治者在上而可以致治勢足以有行也又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者九五之君如飛

龍在天則造乎神聖之域合散消息與天同德矣故
終之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
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
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此皆
仲尼盛贊九五之德而正名曰大人宜天下之所利
見也

上九亢龍有悔

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乾剛至上九則位已極矣陰陽之理未有極而不反者揚雄曰聖人之道猶日中日之既中无不昃者處天位之尊據崇高富貴之極茍不知消息盈虚之理雖以聖人居之未有无悔吝者盖四時之運功成者去老氏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泰之上六城復于隍剥之上九碩果不食以見窮上者未有不反下者也故文言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上九亢陽之地六爻雖統謂

之六位初上者事之終始而非位也繫辭但稱二四三五同功而異位不及初上可識矣故曰貴而无位也乾純陽之卦下皆无應无民之象也无位无民賢人在下而不為之用此可退之時也又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蓋陽數窮于九六位窮于上茍不知變則災禍隨之又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偕極者不能消息盈虛與時偕行昧乎變通之機窮而不知變也故堯老不得不傳之舜舜老而不得不傳之禹觀其命

舜禹之辭曰天之歴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若堯舜者可謂知此矣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雖然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亢之為言謂力足以抗彼也以乾德之剛健若久居大位威福自我孰能傾之自禹湯而下皆傳諸子孫歴年數百豈必盡逃禍敗也哉故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仲尼之意以為非夫聖人不能升降變化

握其機權使合散消息常在我而不在彼也豈非天下至剛至健之德哉如使後世之君懼亢龍之有悔必求賢人而授以天下則是啓攘奪之風開覬覦之門天下紛紛何時而定乎善乎韓愈之言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天下後世爭之之亂也其知此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乾體純剛六爻皆以九為用聖人能用此純剛以御天下敵羣剛莫不為我用乾之六爻莫相統一非如餘卦可舉一而明立主以定也方羣雄角逐之時善用陽剛者必不為稱首不善用者則為世所指名為世指名必將合而攻我矣漢祖卒滅項氏光武卒降劉盆子皆不為之首也陳勝首事則禍不旋踵矣故象曰天德不可為首也天之道虛而不屈應而不藏未嘗先物而動也能體乎天德故不為之首也文言

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元者萬物之始衆善之長也能體乾元而用此剛直之德則天下治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之法象莫大于用九聖人能盡其道則不違乎天則而與乾同功矣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乾坤二物異體而同用異位而同功故乾元資始而

坤元資生有君臣之象焉故四德者乾坤之所同也然乾以不言所利為大自坤以下各指一事以為利坤雖與乾合體亦指言利牝馬之貞坤之致用尤以柔順而貞為所利之大人臣之道也君子有攸往者臣道固以柔順為主然不以正濟則枉道偷合為鄙夫妾婦之道者多矣有攸往者如伊尹之就桀孟子見齊梁之君是也有辭受可否之義焉故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小人枉道干祿一于求合而已故惟君子

為可蓋君子能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如六二之動則不疑其所行也君子有攸往繼之以先迷後得主人臣之道雖志在得君又惡不由其道如伊尹耕有莘之野必待三聘而後行諸葛亮卧草廬之中必待三顧而後見蓋先則迷惑而失道後則順而得常此人臣進退去就之大節也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何也坤純陰之卦也西南陰位朋者其同類也東北陽位陰非陽不能獨成其功臣非君不能獨成其道故喪

其同類之陰以從剛徳之陽然後可與有為无躁求
失守之嫌而獲安貞之吉也王弼云行之不以牝利
之不以永貞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蓋坤雖
以順為主而有貞焉雖以柔為體而有剛焉則不入
于邪矣先儒皆以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利字屬
下文程氏欲以利字屬上文云先迷後得主利至文
言先迷後得主則云主字下脫利字不若從其舊之
為愈觀蹇解二卦皆曰利西南得朋何獨于此而疑

之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坤元雖不若乾之大然其資生萬物亦不可有加矣故曰至哉坤元也蓋天以氣始而地以形生天道日運而不窮一噓一吸而歲功成地隤然而處乎下豈

能違之哉天之覆燾萬物四維上下不可測度古往今來无有窮盡可謂无疆矣地能以厚德持載之則與天合矣天地合德故能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也地以柔順為正故有牝馬之象然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行地无疆非有剛健之材不能也牝馬雖柔順而利于貞固是柔而能剛弱而能強若一于柔順則妾婦之道爾非君子之所行也葢坤之道專以象人臣雖以柔順為體而有貞焉則剛健矣如此乃能與

坤德相應故安貞之吉應地无疆也此三无疆所以各不同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乾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大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乾坤之道皆聖賢所取法也天地者乾坤之體也乾健而坤順地勢非止于順而大體則順也人臣非體坤之厚德曷足以任重致遠以當國之大事哉

初六履霜堅冰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履霜者寒之始也堅冰者寒之極也方履霜而有堅冰之象蓋柔順者坤之道人臣之象也臣道固貴乎柔順然順而不已則阿諛迎合其始甚微比其終也禍有不可勝言者唐高宗欲立武氏大臣皆力爭長孫無忌褚遂良相繼以死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武氏立而唐之社稷幾殲焉秦二世專任

趙高卒有望夷之禍故孔子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盖言順也夫始于順其極至于窮凶極惡而不可制故易之初六首以為戒也雖然乾坤合體一剛一柔本以相濟以剛健之主而御柔順之臣天下之常理也聖人之意盖為後世之慮如此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易以五為君位二為臣位以六居二人臣而處陰位之正中者也故无初六馴致之漸六四逼上之嫌可以守道而行志矣夫盡道事主既直且方鮮有不蹈禍悔者惟六二以陰柔處下故得任其直方引其黨類而朝无忌惡之者唐虞之際臯夔稷契之徒咸聚之朝廷此臣道之大也以此事上往无不利矣何疑之有哉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

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人臣積善在巳瞭然使家喻户曉必有忌惡之者惟深自晦匿然後可以守正而行志故竭力以從王事有功而不敢成亦不敢貽患于後而卒能終之但歸美以報其上爾如此庶免于咎悔周公之事成王是也葢六三處下卦之上以陰居陽人臣之極位也又

坤无正主其道微弱此正大臣嫌疑危懼之時故致其曲折如此使君臣道合无所疑間任之專而付之重有功而見知則臣豈當藏其智謀不以時發哉孟子曰人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人臣内有積美之德當可行之時則動而不括矣外有能為之才盡恭順之道則功業見乎時矣故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坤臣道也六五得人臣正位而四為未得位得時者否泰之分繫乎四之用否其責任甚大進而至五則發為事業有不可掩者矣括囊蓋內充其德靜以待時之義漢儒乃以括囊不言為訓豈不陋哉坤在內為括囊孔子釋之曰蓋言謹也謹于養德謹于正巳也六四一爻最近君位乃人臣居高履危處嫌疑之地當閉藏知謀如囊之括結其口不復出納以為明

哲保身之謀聖人發此爻為萬世人臣之戒則善矣雖然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君有失德而不敢諫朝有闕政而不敢言則是冒寵竊位持祿養交豈聖人垂訓萬世之意哉盖坤之六五非女君則攝主也斯正屯否隔絶賢人隠遁避禍之時故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隠若已在髙位如遯之初六危至而後求行是速其禍故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方其時也雖循默可也不然則是凡為大臣皆

當坐視國之顛覆孰任其咎學易者不觀其時不悟其幾曷足以究聖人之微言哉

六五黄裳元吉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乾无臣位故九二稱見龍在田坤雖无君位然五實君位曰黄裳元吉者凡以為戒云黄中央之色裳下體之飾是人臣據南向之位秉大君之權而能居中守正不失臣節吉莫大焉文孰甚焉伊尹周公是也

故文言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人臣久據大位操生殺之權内有震主之威下有非覬之望自非伊尹周公一旦欲釋位而去則禍不旋踵矣以霍光之忠身死之後猶不免滅族之禍故其勢必至于戰戰則有勝有負君臣兩傷坤之上六其

微見于初爻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盖言順也小人事主其初但阿順而已人主利其順適之快任之必專至于威柄潛移而不悟陰盛傷陽而卒不可制雖欲就臣位不可得也故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戰必寛閑之鄉故云野湯伐桀戰于鳴條之野武王伐紂戰于牧野湯武之師雖應乎天而順乎人然以臣伐君亦由威權不立積習以致之

也坤卦專主人臣其防微杜漸之戒豈不深且遠哉

天玄而地黄其血玄黄者非君傷臣則臣必傷君也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六之道用此衆爻之六而長守以正固是能以大終也人臣立朝非失之邪佞則失之剛强坤以柔順為體終守以正固上能尊君下不失臣節功成名遂則奉身而退是能以大終也

䷂ 震下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屯異于否否則小人在內君子在外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屯則陰陽始交而難生賢人君子經綸事業之時經綸事業非備此元亨利貞之四徳曷足以戡難解紛致康濟之效與乾同其功用哉屯難之世英

豪競逐靜以觀變徐起而應之可也故勿用有攸往
自唐虞三代莫不建侯樹屏内以蕃王室外以寧萬
民況屯難之世干戈日尋斯民離散泮渙强弱相陵
衆寡相暴非立主以定之孰與保其生業哉故利建
侯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諸卦多以坎為水為雨為澤為泉其功用皆足以及
物以坎為雲獨需屯二卦耳屯未行需有所待故以

象雲雲上于天未必成雨惟地氣上騰天氣下降畜而成雨若陰陽始交雲雷方作此正聖賢經綸馳騖之秋也經謂有定制綸謂有端緒經綸天下事業必先定其規模然後緝理之如治絲棼詎可遽為之哉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九五本一卦之主今民心所歸乃在初九何也屯難之世居大位者非昏庸即幼主也昏幼之主多刼于

强臣身陷險難非能濟難者也君子之遇斯時也宜靚其機會徐起而應之與天下同其利故磐桓利居貞利建侯也守節居貞非為邪也列爵分土非為利也故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盖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民者得其心也初九以剛陽之才處羣陰之下屈巳禮賢卑以自牧方民思真主而為人望所歸孰能違之哉武王觀政于商之時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上應九五乃人臣居中守正者也然初九陽剛在下為羣陰所歸方天下板蕩國勢微弱下有一撥亂之主天下將靡然從之二獨憑陵而不肯為之下志欲遠應九五而逼近于初不敢遽進此大臣之居正守節者也故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也然初之難二

非有侵害之意以二守正欲使歸已故幣聘雖行而志不從如女子之不踐二庭也字生育也女子得所歸則能遂其生育賢人君子有所從則能行其志願十者數之終君子阨窮禍患至于十年亦已極矣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也士當亂世退處寬閑之鄉寂寞之濵消聲滅跡所以遺寵榮而避世患也何危難之有葢六二嘗為大臣者如管寧之流是已夫守節固志十年之久天下之勢必定于一上无可為

之君下有厭亂之民理必反常君子則必能觀會通以行其道此聖人之微意也故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屯之時固聖賢馳騖有為之時然外内无應當磐桓居貞以待幾會如獵者之即鹿非得虞人熟于山林知鹿之所在而徒往入于林中何所得乎知幾之士

不如舍之若急于有獲弗慮而妄動往則愈屯耳故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逼近九五輔弼之臣也當屯之時九五之君无

大有為之志四雖與初為正應志欲求初不敢遽進

必待求而後往往必合矣班者遲回不進之貌盖屯

難之世勿用有攸往雖以正應理无不從猶當遲回

願望察其誠心相與可以同濟時難然後往則吉无不利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當屯之時居九五之位處乎險中漢獻帝魏高貴鄉公唐昭宗之流是也威福賞罰已不自已出又羣陰下歸于初人主擁虛器而已方是時從容以求濟可也若輕意肆志不能以道消息而欲大有所為是速

其禍耳故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也屯其膏者非吝之也人不以為榮也故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屯難之世人有濟難之志上六以隂柔在上乘險而下无應援又才非剛健道已上窮雖欲有為孰肯從之處屯之極窮阨已甚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夫君道屯阨危而必亡非可以逃難而茍免也故象曰

泣血漣如何可長也何可長則非特凶悔吝而已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乾為剛健創業之主蒙為繼體幼沖之君人主之尊雖在童幼與臣下之分固懸絶矣非求師臣以自輔則聰明不開古今治亂成敗之迹无自而知惟尊德樂道屈巳以求剛明之賢以啓迪其性則蒙固有亨

之道若嚴上下之分峻廉陛之等不能遜志務學則有過而不能改見善而不能從驕奢滛佚為狂為愚矣筮所以決疑童蒙之求師亦以決疑善學者得師之一言雖終身行之可也若再三叩之則有自疑不信之心若復改其初意以他辭告之則問者將輕吾言而莫知適從故再三瀆瀆則不告也葢師道貴乎剛嚴簡重也如此利貞者所利在正蒙以養正聖功也童蒙之主樂軟熟而惡剛正師臣之道一正君而

國定矣故所聞所行與左右近習之臣无適而非正則放僻邪侈无自而入矣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水者天下至潔之物濬其源則日流而常清畜而止之則滓穢而不食山者泉之所自出今遇險而止所以為蒙人之性猶水之性其源未嘗不清蒙者有物

以蔽覆之也故蒙有亨道行之不失其時則可以作聖矣夫以人主之尊雖在童孺若以勢位自居則師道廢矣今六五之君下求九二之臣是能屈體以尊賢上下相應君得發其蒙師得行其道理无不順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師道貴乎剛嚴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有疑而問問而應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如此則疑者必釋應者不煩若不能專精致志退而深思問而復問至再至三則

不復告矣告之適以瀆之也洪範休徵曰聖時風若咎徵曰蒙恒風若蒙者聖之反也蒙之與聖特在學與不學之間耳傅説告高宗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狂之與聖特在克念罔念之間耳周公相成王動以沖人孺子稱之其告戒之嚴教督之至居父師之位而能盡父師之道卒使成王為守成之賢主享國四十餘年豈非蒙以養正以成作聖之功乎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澤之氣升而為雲雨畜而為泉源泉之出乎山非疏瀹而利導之則失其至潔之性若有物以蔽之如童蒙未知所適從也故山下出泉有蒙之象君子當法此象因其性而利導之使知其所向則果決而行之涵容渟蓄以豐其源源既深而流長矣故曰君子以果行育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六以柔弱之質屈體以承剛明之師則蒙蔽之性得以啓發蒙既發去則燭理无障用以刑人則有罪者必誅而寃枉者獲伸矣是道也特有司之職非人主所獨任也葢發蒙之初姑以試其明決爾童幼之君或不足于威權則衆得而陵犯之周公戒成王云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故蒙之初爻以刑人為先則强梗者肅然而有所畏憚矣雖然人主當純任德教而輔以刑名可也若純任刑名則商君之術耳故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則吝道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中與六五為正應五反居陰是能屈巳以尊師傅之象也五既屈巳二當循循善誘包涵容納以成其聖質周公于成王雖告戒之甚嚴然所以訓廸之者雍容而不廹雖居父師之尊弗敢專也若童之未有所知婦人之柔闇一切容

納之則无不利矣子克家者勤勞王家是也觀鴟鴞之詩其自敘如此故居東三年而罪人斯得内則制作禮樂外以攘却寇讎外剛明而内忠順未有若周公者也然所以得行其志遂其功者亦在成王悔悟之後君臣之分洞然无疑也故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童蒙之從師猶女子之從夫也六三以柔闇而處剛

陽之位非能遜志以受教者正應在上而下比于二兩者皆剛將安從乎將捨其貞固之道近從所乘此女之醜行也金夫謂九二九二體剛故曰金夫童蒙之主委任不専捨正應而從非應則賢者將望望然去之矣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也六五之君能近捨上九而遠求九二故二五皆吉六三反此將下比九二輕身以從之何所利哉六三體本陰柔性復趨下故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困固有亨之理六四之困陷於羣陰之中艮之初爻下乘于坎險而止困而不能亨者吝道也陽奇陰偶奇實而偶虛四欲上求上九則礙于六五欲下求九二則礙于六三昏蒙之性无自而發故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實謂九二之陽也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居尊極之位而能以童幼自處與二為正應是能虛已求賢師以自輔而不為羣陰所移吉孰大焉故曰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順為先順則悅而從之心不逆也巽則優而柔之能順乎剛也既順且巽則孰不告以善道乎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九二以剛明而居臣位之正君臣之分不敢失也故貴乎包容上九以剛明而居人臣之極位握威福之柄擅廢置之權昏蒙之幼主卒不開悟則當擊去其蒙蔽俟其思庸如太甲悔悟如成王然後復子明辟此伊尹周公之任也若乘時微弱掩神器而有之如王莽董卓則天下英豪將共起而圖之鮮有不敗者故曰不利為寇若能衛護宗社勤勞王家如周公之伐三監誅管蔡霍光之誅燕王上官桀等孰敢不聽

命者故人心向背特在逆順之間耳以曹操之勢雖漢祚已盡終身不敢失臣節蓋知内外人心未順故也桓楷勸操正位而夏侯惇欲俟吴蜀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操卒從其言蓋亦畏二方有辭將合而攻我則曲在我矣以荀彧之賢操所信任謀无不從欲稍遲回九錫之命且不免死不然豈惇單辭所能沮之哉

讀易詳說卷一

讀易詳說卷二

宋 李光 撰

上經 需至履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須也待也上下相需非特待而已君非臣不能自免于險難臣非君不敢冒進而排難君臣相需之急如此令人君負剛明之德能以誠實相與上下皆有

孚信其德乃光顯而亨通也既能光顯亨通又以正濟所以吉也九五之君雖在坎窞之中已正乎天位三陽雖伏而在下皆剛健之君子險雖在前无所憚也但觀時度宜不敢妄進耳夫君臣同心內外協濟有所不往往必有功矣世之言險難者莫如涉大川需之利涉蓋有所恃矣三陽是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

也

需須也者需之為義有所須有所待也所以須所以待者以險在前乾下坎上險在前之象險既在前若冐昧遽進則為小人之所傾陷矣乾之三陽本鋭于進趨以能觀時而動才又剛健雖小人善陷者莫得而害之道雖否而心未嘗不亨身雖窮而志未嘗不遂也故曰其義不困窮矣位乎天位以正中者此夫子釋需有孚光亨貞吉之義也九五處乎尊極居中

正之位故其道交信于人而光亨貞吉也聖人雖其道已孚于人而發揮光亨乃在履尊居正之後聖人易上六九二一爻而成離離有光明之象所謂坤以陰交乾而生離也其德如是故涉險濟難无往而不利也以剛健之德待時而動動則有功矣何難而不濟乎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為雨釋疑解難之象

也今雲既上于天而未為雨則疑未釋而難未解故為需須也待也物有所須則有所待君子處此時則當飲食宴樂以俟幾會不可亟也飲食者宴樂之具宴樂必資于飲食此君子從容避禍以禮自娛樂之時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乾下坎上險難在上雖有衆君子伏而在下未能遽

進九五之君位乎天位處二隂之間而剛健不陷與下三陽實相需雖小人在側終必退聽但守正不動以待其應耳初九最處遠外寛閑之鄉故利用恒无咎恒常也利用于常則動静起居未嘗少改其度迫窮禍患未嘗少易其節故可以无咎也初九之陽在下以待六四之應彼小人方挾主以擅朝權若不慮患待時而輕躁妄動則禍不旋踵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需卦利涉大川沙與泥皆近乎水際所謂險在前將進而涉難也涉比泥為饒衍之地彼不我疑但小有言而已二為中位剛而得中雖无應于五小人不能害也進而涉難何往不濟故終必獲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坎為水有川之象九三在坎窞之下逼近險難小人

覺悟有凌犯之意自我致之也然三陽以剛健之才心德俱同以此涉難往必濟也然寇自我致所以禦之者必有豫備加敬與慎乃不致反為所乘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以陰柔而居君側三陽既進必有所傷能釋位而去順以聽命可以免咎矣君子之去小人不為已甚彼能退聽斯已耳況四與上雖處險而皆有內應

故不至甚傷也穴者陰物之所處四出自穴上入于穴狐鼠依憑城社之象小人能自竄伏不窮治之也李膺破柱以取張朔激成黨錮之禍身既不全卒以亡漢可不戒哉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陷于坎險上下二陰之間然三陽在下將同心以排難上下相須之時又材皆剛健險難必濟但當

從容以應物之求且四與上方挾我以握其威權若不能以道消息則寇害必至故需于酒食示以閑暇靜正以待之剛明之賢自下競進為吾羽翼舟楫之用則剛中居正位乎天位為需之主吉莫尚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以陰柔乘剛而居人臣之極位處險難之終否極將泰之象乾之剛陽豈久為人下哉需之既久險

難將平故衆賢不俟號召而皆進小人自知力不能拒能以誠敬而待君子君子豈復窮治之哉君子之待小人其恕如此然三陽在下而一陰反處乎上今羣陽已升而陰能退聽不忌其進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古人以飲食致訟者多矣宋華元殺羊享士而不及羊斟鄭靈公解黿而不及子公皆足以致禍令三陽健進雖非已所召敬以待之乃獲終吉聖人為小人計亦深矣豈必誅絶之哉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者人所不得已也非其中心誠寔不敢訟也二之與五皆以陽剛居中有孚之象也凡訟必抑塞而不獲伸然猶惕然而懼慮有司之未能明辨也中吉中止則吉也終凶終竟其事則凶也利見大人求辨明也不利涉大川涉險則危也入于淵者沒溺之象固圖之謂也聖人既不能使人无訟凡為好訟之戒盡

于此矣所以塞其源窒其流欲使之无訟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乾上坎下乾剛健而坎陰險健則果于訟而不可制險則巧于訟而不可測合此二象此小人之善訟者也大抵訟非君子之所樂為也有孚窒惕中吉不得已而言之于上也九二以剛自外來居人臣之正

位雖在坎窞而陽剛君子小人不能加害乃反為訟主陽來而得中此有司之善決獄訟者也九五為訟主履尊位而有中正明辨之德有罪者刑无罪者釋是非曲直所取決也訟有二主而爻辭特以自下訟上為言易固有遺爻以舉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蓋彖統論一卦之體爻者適時之變互見之也聖人既不能使人无訟若有理者獲免无理者退聽則已耳健訟者必欲終竟其事則凶之道也大人者有位之

大人也呂刑稱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无蓋又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明清于單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古人于獄訟其欽慎審克如此宜乎寃枉者所利見也訟者必審量事機理直而主明乃可訟也若恃理直冐昧而進如涉險難則有不測之禍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體極乎上水性極乎下天右行而水東注此形性之相違也夫相親相友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此人

情之常至于乖爭而致訟必由二體之相違也君子知訟之所由興凡所作事皆當謀始如議婚禮者或大小之非耦持契券者或經界之不正皆始之不慎而終訟者也水性固下而坎復在下天體極上而乾復在上此其相違之甚者若止以乾坎二體為相違則需亦以乾坎成卦乃以雲上于天為需之象有相須相成之義猶天地交為泰不交為否上火下水為未濟上水下火為既濟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以險柔居訟之始然險而不健故所訟之事雖誣罔而不敢終執抑塞而不敢必伸有惕然畏懼之心知訟之終凶而不敢竟也然外有九四為之正應而辯明之雖有小言故終獲吉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以陽剛居險陷之中初與三恃以為主也然上无應援二剛皆居中履正相違而不相下五既君位非二可敵故不克訟而歸逋其邑人三百户蓋三百户之小邑儉陋之邦非人所競故可免咎而无罪悔也自下訟上于理為逆若非逋竄以寡約自處則禍患之至猶掇取之也先儒曰大都偶國固非逋竄之道胡翼之曰若反據强盛之國是復有敵上之意故退避至小之邑而人三百户則可以无災眚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以隂柔處兩剛之間失位而居險之終能以静正自處慄慄危懼則獲終吉而永保其禄位矣食舊德世禄也古者分田制禄公卿以下咸有圭田兩漢子孫猶有世侯爵者能食其舊德之禄則能承家矣六三處四陽之間而柔順不競雖有失位之危而正應在上故能食其舊德而獲終吉也既能從上順以

聽命使從王事竭力赴功必歸美以報其上而不敢成也與夫尸禄素餐者異矣處險難之中能不競如此豈復蹈禍悔者哉聖人貴乎明哲保身居危疑之時遇剛强之敵不量已力動輙相違其取禍必矣尚何舊德之可保乎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初與四本為正應然九四居上卦之下而剛健初六

在下卦之下而陰險體性相違爭訟之所由興也初雖陰險而柔弱非能與剛健為敵勢必退聽故九四不克訟而反前欲訟之命而變其初心乃能安其分義而貞且吉也此則于巳无所失矣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聽訟者有司之事爾訟之九五非必履尊位也蓋聽訟之主訟者所取決也體既剛明又居中而得正强

梗必有所憚而柔弱者獲伸矣其獲元吉不亦宜乎堯之臯陶周之召伯漢之于公唐之徐有功足以當此爻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書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服者所以彰有德也人能藴德行道藝修身于隠約之中一旦錫命于朝衆人必以為榮今以剛强善訟而受命服如小人乘君

子之器盜斯奪之故有終朝三褫之辱雖復垂紳正笏儼然有士大夫之容見者孰不鄙賤之又何足敬乎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古者不得已而用兵常以曲直為勝負若辭直而理正非徒衆必為用而敵人固已喪氣矣行師之道以貞為主不曰正者靜而正也靜而无譁以聽主帥之

命提三軍之衆坐作進退惟命是聽非人望素為衆
心所畏服者曷足以當其任哉李光弼郭子儀顔真
卿連衡河北裴度之討淮西足以當此文矣丈人者
宿將老臣之謂也宿將老臣方畧必素定乎胷中雖
驅市人而戰可也吉无咎者吉而又无咎悔也如樂
毅之伐齊王濬王渾之平吳鄧艾鍾會之滅蜀雖吉
而有咎悔故知成功名非難守功名者難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

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周官六鄉之兵出則為六師兵法亦以二千五百人為一師則師之為言衆也古者興師動衆必本于正此卦以九二為主師以寡制衆羣陰所從居險之中上應六五葢稟命以征伐者正也用衆之道非出于正孰肯歸之九二以剛中之才應天順人履險以用衆雖驅之以萬死一生之地民皆悅而從之者正且順也若違命犯上師出无名雖復誘以重賞孰肯從

之夫履至險者莫甚于行師毒天下者莫憯于矢石令師以正行兵以順動其害之也乃所以利之其勞之也乃所以逸之其毒之也乃所以生之則民之從之也輕故能吉且旡咎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坎下坤上地中有水之象天一生水五行之本在天地之間至多者莫若水故有民衆之象卦有五陰民衆也水由地中行江河淮濟何所不受則水不失其

性君子能體此以容民畜衆各樂其業容者包容之
包容則不擾畜者聚畜之聚畜則不散此聖人御人
羣之道豈獨用兵行師哉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用兵行師必先繩以紀律然後可以萬全縱不大勝
亦不至大敗也律謂正部曲行伍營陣進退坐作皆
有常法司馬掌九伐之法是也韓信多多益辦者用

紀律也若不知嚴紀律肅號令雖復邀倖一勝軍政必自此壞後必有受其禍者故曰否臧凶否不然也出師而不以紀律雖善猶凶也初六出師之始聖人致其戒懼之意深矣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二九五君臣之正位令九二以陽居陰六五以陰居陽雖不可謂正而得中也況二與五為正應有主

于中可以専制于外以必其成功也故在師中吉且无咎也吉者委任之專故戰可必勝也无咎者君臣意合讒間不能移也人主操威福之柄有功必賞有罪必討况戰陳之事賞不踰時故三錫命也按曲禮一命受爵三命受車馬錫命至于三所謂功多有厚賞豈特爵服車馬之間哉古之為將者不以成功名為難能保功名者難也居功名之際主不疑而朝不忌者唐惟郭子儀一人師之九二以陽剛處中履險

而順雖外握重權而不失人臣之分故能吉且无咎也古者討有罪命有德皆稱天示不敢私也賞一人而千萬人悦故象言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九二以剛而居柔故為上所信倚託不御之權專閫外之寄戰可必勝功可必成也六三體柔而居剛體

柔則其才不足仗也居剛則其任不可專也九二為衆陰所歸三當退聽而受其節制今乃欲共主其事以分攙其无功必矣自古將相委任不專則號令不一號令不一則衆莫知所從如此鮮有不敗北者漢祖登壇拜韓信使盡護諸將故能下齊破趙卒成大功唐肅宗大舉節度之師以當安史而无主帥進退相顧望雖郭汾陽李臨淮不免奔潰將之成敗在委任之專與不專之間耳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老氏云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又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生陰殺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殺人固非所樂若知難而不能退則有覆軍辱國之禍六四以柔弱而處陰位内險既終外體柔順故堅壁以守敵不能犯雖為无功亦无咎悔故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用兵行

師固以克敵制勝為常若知難而退全師以歸愈于敗亡未為失常也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彘子不可師遂濟晉師大敗是安知用兵之常道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兵法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古者興師必有辭雖湯武之師應天順人而鳴條牧野之誓尚聲桀紂之過惡

況餘人乎執言者非无辭也執我之辭聲彼之罪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亂侯承王命徂征葛伯不祀湯往征之皆有辭也田者播種百穀生民之本也田非鳥獸之所犯有禽則將害我穡事以此出狩非馳騁畋獵荒于禽者如夷狄侵擾邊陲諸侯一遵軌度聖王興師動衆有不得已者六五之君以柔弱而居尊位物來犯我則以兵應往无不克矣動旣有辭何咎之有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何也九二以一陽而爲

衆陰所歸長子之象即繇辭所謂師貞丈人吉也丈人尊嚴之稱任帥師者非得尊嚴之人人望素著衆心所歸者以統御之安能責其成功哉秦用三帥而為晉襄公所敗唐用九節度而為史思明所乘蓋委任不專軍無統帥雖用天子之命以伐叛逆猶凶也九二在師中故象言以中行也人主之職在任將相不能擇帥而專任之則是人主之過故曰使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上六師之終以柔弱而居无位之地蓋功成而退非久專兵柄者也故大君有命量其功之大小以為諸侯大夫有功者不可不賞小人不可使有功故終戒之以小人弗用也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人主操賞罰利害之權命自我出開國承家所以正功也苟用小人或恃功而跋扈或開邊而生事其亂邦必矣聖人戒之于終欲後世之君命

將謀師之際不可不慎始也始之不慎至于有功而不賞則過在我矣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凡有所比或為人所比无不吉者君子必擇其所比原筮者推原所比之人可從可違而決斷之也元永貞无咎者惟得剛中之賢君為比之主而親附之則可无咎悔也元者衆善之長羣陰皆附于我非其善

出乎衆人之上安能翕受而无閒言乎永謂常久而不變易貞謂正固而无傾邪所親如此何咎之有不寧方來後夫凶者諸侯之國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則各相并吞小大強弱必有受其害者上有剛中之君以為比主則不寧之國皆有所恃且有所畏莫敢不來享矣大君在上朝覲會同之禮其敢後乎其或懷疑偃蹇獨後于衆人此取禍之道也小則削地黜爵大則如禹之戮防風氏凶其宜矣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以一陽統五陰陽又處尊位而四陰在下而順從之所以能吉而衆為之輔也故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此以九五言比道之大也原筮者卜其所當比當從之人以人主之尊比者雖衆而有正有邪所比者君子則衆君子皆進所比者小人則羣小人皆進同心同德羣而不黨者比也阿諛順旨朋淫狎比

者亦比也始之不慎而能克終者鮮矣故慎之于始誠善矣攸之于終能永且貞矣故无咎悔也非剛健中正之君鮮有不昵于私者故曰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者一陽居中為比之主而羣陰皆應如人主秉其威權禮樂征伐自我而出孰有不聽命者乎書稱文王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有力以制之有德以懷之強不敢陵弱衆不敢暴寡不寧者我能寧之孰有不來享來王者乎若其偃蹇跋扈後衆人

而求失比輔之義則有問罪之師如啓之征有扈文王之伐崇乃自取困辱之道也故曰其道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先王觀地上有水而得比之象非特地水之相比也葢地上有水非有溝洫畎澮以防範儲蓄之則泛濫奔衝反為害矣聖人觀此象故建萬國親諸侯小大强弱不相陵犯或以德懷或以力制咸親比于我矣自堯舜三代不敢廢也至秦并吞諸侯而郡縣之一

夫叶號天下響應孰有親比于我者王氏論本朝罷侯置守則曰無一有秦之變豈可許哉靖康之禍金人長驅如入无人之境諸路守臣奔竄迎降之不暇其關能仗節死難者不過數人何補于治亂哉然則衆建諸侯或大封同姓以復唐虞三代之制豈非今日之先務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初六以陰柔之質為比之始若不擇所從而急于求比則有阿附之嫌惟初无應于上義之與比而已故曰有孚比之无咎人之相與不以誠實視利之所在則詭隨而茍合利窮則散矣惟中懷誠寔无矯飾之偽如質素之任則衆心所向始雖難合終必從之而有它來之吉也它來者非獨五服之内而已雖蠻貊之邦皆不約而自至也夫比之道如交神明其始不以誠而徒事繁文末節曷足以感之故觀卦言觀盥

而不薦有孚顒若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故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盖言慎其始也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六二與九五為正應在它卦則吉孰甚焉盡比之道則狹矣二處于内專比于五于人臣之道為正雖所比不廣必免凶咎自内者不汲汲馳騖于外以求比者也故必貞而後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夫比

之道當惟正之從若專應于一則有朋比之嫌今二
能應五不失正道故曰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以陰柔而居陽位上六雖非正應而逺比之上
六陰柔不中而居高顯之位比之无首而无所終者
又處坎之終此陰險之小人而在高位者也而三乃
比之比不以正而終不為所傷陷者幾希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四无應于初而切近君位雖非正應而外比于賢君五又為比主以臣比君以下比上以陰柔而比陽剛相比以正其獲吉宜矣夫人之相比有敵體而比者有尊卑相臨而比者有因勢利而比者有下比于羣邪者今四之比五特以君臣之分義所當從捨初而比五故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九五以一陽而比衆陰處中正之位无所偏係比之主也當明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无私親也无私應也譬之畋獵三驅之禮取其向順之心捨其逆犯之意前去者皆免故常失前禽也聖王用此道以親比天下尚有向順之心則取而用之曷常陰用智謀

以寵綏之哉聖人于天下一視同仁固未嘗分遠近親疎之閒此道既明則邦邑之人不待教誡咸協于我如此則吉可知矣然非上用中正之道以无心感格之則邦域之內豈能无偏係之私乎故象曰邑人不誡上使中也蓋歸美以復其上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人相親比貴乎有始有終上六以陰柔之資處上卦

之極九五以陽剛中正為羣陰之主已獨乘之失比輔之道比之无首者也初之无咎以有孚信故終來有它吉上六不能見幾而作其來獨後于衆陰比後夫凶也始之不慎而能克終者鮮矣故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内健外巽以一陰而畜五陽是以大而反為小

者所畜故其卦曰小畜夫能畜之而已不得行其志猶善畜財而不能用也小畜之能亨以隂處得其正能用五陽而衆陽從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何也雲至于密未有不雨者雲隂氣也西隂位也六四居人臣之極位上承九五之君乃欲專其施不復禀命而行故雲雖密而不雨膏澤不下于民之象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陽大而陰小柔進而居四五陽所從所謂一陰五陽則陰為之主故四為畜主卦之所以為小畜也健而巽者以成卦言之也二五皆剛而處中位故志得行焉内健而外巽雖剛而不過是以能亨此以卦文釋致亨之義也雲密而不成雨蓋陰徒尚往而陽未應也人臣之道和而不倡无成而代有終陽當先而陰從之可也自我倡之而上不應欲膏澤下于民難矣善畜其君者必與上同其心德定其計謀如蕭張之

於漢祖諸葛孔明之於蜀先主是也不然豈足以大有為哉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至柔之物也指者勝鰌者亦勝及其蜚大屋折大木力莫強焉今風行天上非暴厲以擾萬物之時也君子體之以懿文德夫以一陰而畜羣陽此豈力足以制之哉但以至誠柔順之道以馴擾之耳此大象之義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乾陽剛之物體本在上今反處乎下失其所矣今有應于四是能復由其道非犯難而行也尚何咎乎非徒无咎也乾陽復位有應于上其義吉矣夫物未有往而不復者況剛健如乾豈一陰能終畜之乎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二居下體人臣之位而乾以陽剛居之失其所矣然與五同志下乘乎初同志相求皆從于四可牽連而復則免乎凶咎矣乾以至剛居至柔能隨時曲折健而能巽剛而得中外不失人内不失已所以獲吉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以陽居陽乾剛強而難制非巽所能羈縻之者也然密比于四雖剛陽而反為陰柔之所制如車輿

欲進而說其輻勢不得不與四而共處也然三與上同志四自應初豈能終无悔夫妻反目之象也夫剛上而柔下所以為恒故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小畜陰既居上九三之陽為其所畜以陰制陽安能正其室家乎仲尼于小象因推原其意男女失位不以責婦人先將禪舜必先觀其刑于二女文王召南之化亦始于刑寡妻末世之君不能制婦人以致亂亡如唐之

高宗者多矣況其下者乎故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為戒深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四以一陰處近君多懼之地下之三陽方務于速進未易畜也而四卒能畜之者以誠而已苟不以誠則在上者必疑在下者必忌疑忌交攻力不能勝如此豈能免于憂傷而脫于危懼乎惟能以至誠孚信而

感動之則才之剛强者必聽命而勢之威重者必親信于我矣如此乃可為畜主為羣陽之所宗而无咎也夫乾雖處下剛健而鋭于上進至難畜也苟能加至誠由直道與上合志而假其威權則羣陽安得不從況敢加害乎故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五居尊位勢豈不足以畜衆然委成于四以四為畜

主四能盡人臣之道以承其上與五合志五雖不能自畜而中懷誠寔居中得正親于畜主綢繆膠固而不相去君臣合德雖剛暴者亦心悅誠服靡然而往從之矣六爻惟四五有孚蓋非有孚則君疑于臣而臣疑其君衆不聽命也五居崇高之位假大臣以威權富而能用其鄰者也書曰臣哉鄰哉人主以大臣為鄰四最近君鄰之象也自古帝王未有獨擅其富有而能成功者武王伐紂之後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漢祖既滅項氏亦徧封功臣韓信王齊之初有三分之勢特眷戀不忍叛去者懷其解衣推食之恵也故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處畜之終五陽皆為我畜其道上行无復危疑矣如雲氣上升而陰能固之然後雨自上下物无不被其澤者物既盡被其澤則无不得其所者故曰既

雨既處夫以一陰柔而畜羣剛非力能制之也所尚者德也莊子曰福輕于羽莫之知載君子之載德猶舟車之載物也積而載之則德愈盛矣乾至上九猶曰亢龍有悔況以臣畜君至位尊德盛能无疑乎猶婦之反畜其夫雖貞猶危也月之幾望與日為敵其勢必虧故坤之六四貴乎括囊至上六則龍戰于野小畜至上九其勢已逼動必蹈禍尚何往乎孔子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聖人為固位各權者之戒其意

豈不深矣乎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人所踐履也出而應物則有履踐之迹君子雖履畏塗而不犯難者能以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剛也卦有五剛一柔則以柔為主六三是也三以

一柔而乘二剛故曰柔履剛也下兑上乾三既為一卦之主而能以説而應乎乾之上剛柔相濟履道之至善者也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者謂九五也履帝位履道之極也履以五剛而挾一柔若不能虚已用衆而獨任其剛決鮮有不蹈咎悔者故夬履貞厲以剛決自任雖正猶危故雖中正而又无剛果之失則其德日新而有光輝矣虎者至剛猛之物令能履其尾而不咥人者以説而應之也古語有云人无

害虎之心虎无傷人之意撫我則后虎猶民也虐我則讐民猶虎也有道之士其知此者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體在上澤最處下聖人觀此二象故以禮義治天下使各安其性分之情然後天下可得而治也詩稱抱衾與裯寔命不猶雖妾媵之賤知尊卑之不可踰貴賤之不可易能安于義命如此天下豈有夸跂之心哉秦之失道禮義消亡陳勝項籍之徒或輟耕隴

上或歎息道傍自此豪傑並起天下紛紛民志何由而定乎由辨之不早辨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君子居窮隱約雖陋巷簞瓢而不悔者守其素節也以此而往不易其素所守者乃可无咎君子待聘而往豈為利哉上必欲致君如堯舜之君下則欲使民如堯舜之民此其志願也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吾獨

守其志節而務行其道固非衆人之所測也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此仲尼之深旨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无應乎上不可妄進而躁動也今能退處陰位不與陽亢以此而行進无逼上之嫌退有安貞之吉履道之至善者也坦坦平易之象人之操履或假隱自名而志在要祿或陽爲廉潔而行實汚穢是謂作

僞心勞惴惴然掩覆之不暇豈能履其坦途守夫安靜者哉惟君子造道之深所守之固能定能應不為時世所易若中无所主臨利害之際鮮有不失所守者故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履卦以全體言之則兊處乾下以說而應乎乾故履

虎尾不咥人亨以六爻言之則六以陰處陽履非其位又上下五剛以一陰處乎其間如眇者寔不能視而自謂能視跛者寔不能履而自謂能履以此涉世其迹危害必矣故如履虎尾咥人凶也離卦曰履不處也蓋履卦陽爻皆以不處其位為吉韓康伯得之王輔嗣其說妙矣六以陰干陽位如武人而欲為大君徒肆其剛暴人孰與之故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

人為于大君志剛也夫以陽居陽處中得正如九五猶不免危懼況以隂柔而自處于陽剛之地其能免乎志剛者其志雖剛而才智不足豈足以勝其任哉使威武之人而挾剛强之才懷剛武之志何往而不利哉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以剛强有為之才而能以卑遜柔順自處位既

逼上行非坦途而終獲吉者能恭慎畏懼而不以陽剛自處也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四居近君之地大臣也大臣當近君之地常能愬愬而不自安則必有難進易退之節豈肯戀寵祿貪得而患失哉蓋過可行之時伸欲行之志耳異乎六三才知不足而徒志乎剛者矣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既以陽爻而處尊位若以剛決自任於左右大臣无所詢訪雖尊履帝位豈能獨勝其任哉夬履貞厲者雖正猶危也此夬決也象言夬履貞厲位正當者五之専決當犯凶咎以位正當止于危厲而已厲雖近危而未至于凶也優柔不斷者固昏庸之所為至于恃其剛明之才居得致之位自謂臣下舉莫已若不復詢謀咨訪則又上下隔絶堂下千里門庭萬里而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祥者吉之先見而未定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視其所履則吉凶可知矣人可欺天不可欺也人固有行僻而堅言偽而辨者聖賢于此不能无疑若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有不可欺者吉凶可考矣旋還也彼所履誠善考其歸必獲大吉

象言元吉在上大有慶也上九處履之終茍獲元吉

則有餘慶必矣履道至此非獨身尊榮子孫其逢吉矣

讀易詳說卷二